# 先母任家珍女士百歲冥誕紀念文

作者孫全玉

先母任家珍女士

先母百歲冥誕紀念

慈暉永沐，撫我育我教我，六十載辛勞，萱蔭滿堂枝葉茂 ; 恩報罔極，勤得儉得忍得，九重天淨土，猶聞阿母叮嚀聲。

據先母敘述，當年懷胎逾十個月，仍未臨盆，屢屢請教醫生，皆曰「下週一定」。結果，竟然懷滿週年，余始脫胎。雖然，各方咸曰余受母親足養，體氣必佳，惟余自認讓母親飽受孕滿之苦，罪孽深重。

先父母成親後，即率大姊、大哥及二哥，自大陸逃難來台。萬里奔波，艱苦備嘗，而拋棄祖業，空手在異鄉落腳，經濟拮据，先父固然狼狽，先母操勞慮患，難以言喻。三十之齡，倥傯環境，余在母懷，固不得而知，惟先母曾描述逃難經香港時，吃一盤蛋炒飯需兩塊銀元等窘況，余成年後，先母將「兩塊銀元」交余，余藏諸保管箱，作為傳家重寶。

先父受雇於鳳梨公司，工作地點在台灣南端。余於學齡前，先母即親手裁方塊紙片，楷書其上，一字一片，逐字教余認讀，其情其景，至今深印腦際。是以余入小學後，識字率遠超過同班同學，極獲老師青睞，開啟余一生順利就學之路。

當時課本內容，對余來說，誠屬簡單，每年成績均為全班第一。惟先母認為該小學僻處鄉間，並未教授初中聯考各類高深題目。遂摒擋一切，儘取歷年積蓄，挈余至屏東市區，購一小屋（青島街），將余轉學至屏東市仁愛國小，並親訪當時教學最嚴格之蕭名揚老師，請蕭老師對余加強教授相關考試之學。蕭老師感於先母誠意，其後一年，對余嚴厲督課，畢業時余為全班第一名，獲「校長獎」。迨聯考前夕，蕭老師對先母曰「請準備接受報社記者採訪」，先母詢其故，蕭師謂：「此子可能考得狀元也」。其後榜發，余雖未掄元，惟名列前茅，先母非常興奮，此亦余一生唯一參加的大型入學測驗。

其後註冊需繳交數百元費用，先母向巷口小雜貨店賒借若干，始能完成入學手續。其困難狀況，余永世不能忘懷。亦永世提醒自己不能辜負先母栽培之恩。

初二時，先父調職彰化，舉家北遷，余必須辦理轉學插班考試。先母於暑期延聘名師為余補課，始能順利通過插班考試（獲首名）入學彰中。

中學時期，余在重重學業壓力下，迷戀電影，每週必前往戲院觀賞。先母偶或規勸，惟大都容忍。僅以「家無恆產，人貴自立」要余銘記。余處叛逆期，對先母訓誨，則謹記在心，終身奉為座右。

余自彰化初中獲「免試直升高中部」，在學成績迭獲先母肯定，惟高一後選擇「大學聯考類組」。余嚮往文史，而先父母與當時社會氛圍一致，重理工輕文史，余始則勉強符合先父母意志，半年後發現性向差異太大，遂決心轉唸「社會組」。先父母勉強同意，但先母告余：「爾父為汝轉組，半夜嘆息不已」。先父一生豁達明智，閱歷豐富，因此眼界心胸均高於常人，此余成長過程確實體會者，尤以「從不懷憂上床，三分鍾即就寢」，為眾親友所欽羨，而為余「轉組」一事，至夜半嘆息，主要原因在擔心余將來能否自立也。每念及此，余輒惕勵自己，讓父母為己懷憂，何可言孝親，益發要求謹慎上進，以解父母之懸念！

高三下獲彰中普選成為全級「模範學生」；隨即又獲「免試保送政治大學」；多項榮譽，使余在畢業典禮上為多人注目，先父母親自參加典禮並坐第一排，余至今仍能記憶余在檯上受獎（多項獎目）時，先父母之微笑也！

來台北上大學後，生活與思想均有改變，尤以初嚐男女愛戀，神魂巔倒，不能自已，讓先父母擔心受累。惟先父母百般呵護規勸，從未急言厲色。余在學成績尚佳，迭獲優秀青年表揚，稍可告慰高堂。此外，開始離家獨自料理生活諸事，成長過程，受教於先父母之言行舉止，難以逐項細表，其中，對生活環境之調適，人情義理之堅持，影響深遠。

畢業前夕，先母詢余出國深造意願，並要余無庸考量經濟來源。余瞭解先父退休在即，兩位弟弟尚就學；且余自認銀行系畢業生就應該去銀行工作，亦無深造必要，遂一意求職。其後入海軍服役，分科教育獲全期（21期）海軍預官第一名，余亦頗自滿。當時大姊在美，匯款要余出國深造，大哥亦親來左營促余出國唸書。余則堅持留台就業。退伍後成家，除日間在央行工作外，晚上則兼課授會計與英文，以增加收入，每月均匯款回彰化，分擔雙親家計。

余成長過程，先母每以「量大福大」勉勵余為人處世，並要求余「能為別人設想」、「不作對不起他人、對不起良心的事」；此外，先母相信面相，常以圓厚為相之佳者。余娶婦後，先母自然關懷備至，猶憶最初購屋板橋，先母托運二十一個大紙箱，凡家用器具、白米、乃至蒼蠅拍等，一應俱全。內人目睹此景，曾坐在地板拭淚。長女在台北婦幼醫院出生，隔日先母即從彰化搭最快速之光華號抵台北，余接至婦幼後，先母從手袋內拿出大把紅封袋，每見一位親友，不論親疏，即贈一袋，可見先母對其孫女出世之欣喜，余親眼目睹，亦終身不能忘也！

先父母結褵數十載，自余懂事起，從未見先父母有任何口角爭執，其相互恩愛，廣為親友傳頌。猶憶先父辭世後，先母曾數度問余曰「汝父現在到底在何處」，余聞之心傷，惟益瞭解先父母金石之情也！

其後，余在工作職務上，逐漸開展，每次回彰省親，先母輒現驕傲慈愛之微笑，此為余人生最愉悅之時刻。先母八十大壽，余兄弟在台中設筵宴請諸親友，先母雖然謙讓，而興奮之情，仍可從所攝相片中見之。

不久先母即告病，小癱。余奉命赴紐約工作，先母聆余在病榻前稟告，曾樹「大姆指」給余勉勵，並露出難忘的微笑，余深知先母必然以余能外派為莫大榮耀也！

余在紐約工作第三年，接獲先母往生噩耗，兼程趕回，不及見最後一面，為此生最遺憾事。在先母靈前，余跪泣不成聲，多人勸阻，皆不能抑余之傷痛。告別式場，所有親友齊聚，余印象非常深刻，此亦先母一生為人處世成功之見證。啟靈前，司儀以大哥年高且膝傷不便，可不用跪拜，而大哥立即抗聲曰「這是我媽，我怎能不跪」，余立其後，聞言淚下如雨。雖然同父異母，而大哥對先母之孝順，出於至誠，亦可見先母之教養，對我們五兄弟一長姊，固未有軒輊也！

益有進者，吾家長姊，最瞭解先父母辛酸，也最體貼孝順；對五個弟弟，管教不假辭色，照顧亦無微不至。至於五兄弟間，長幼有序，友愛親暱，相互照拂，在父母闢蔭下，渡過許多美好歲月。憶昔每年團圓時，均為先母操持一切，各房媳婦，但嗑瓜子聊天備援作幫手而已；先母嚴格執行「成家即需搬離祖厝」，不讓「兩房同一屋檐」，是以余家從未有婆媳妯娌之糾葛。先母辭世前，已預立遺囑，財產分配一秉大公，清楚明白，故余家但有兄弟互助分享，從無兄弟爭執情事。

余退休前，在機構已升遷至「處長」、「董事長」等高階職務，進出皆有公務轎車接送，亦即世俗所謂「社會地位之表徵」。所能告慰先母者，在生活面，因受先母「人貴自立」之教訓，從小養成儉樸立己之生活習慣，節制慾望，不求華服華屋美食，亦從不食用「高價水果」，生活簡約，故亦不虞匱乏；以誠待人處事，講求本心坦白踏實，一路得到許多美好的回饋。凡此種種，皆先母對余最大恩賜也！

今年是先母百歲冥壽，爰摘記先母數事，遙望天際，相信先母亦以微笑對余也！

2019.1.3

孫全玉叩首

一張含有 牆, 個人, 舊, 白色 的圖片

自動產生的描述

一張含有 個人, 牆, 男人, 室內 的圖片

自動產生的描述